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殷旭明

今年5月16日,是著名作家汪曾祺逝世20周年的忌日。贾平凹称“汪曾祺应该是建庙立碑的人物”,先后为汪老题写了“文章圣手”“山高水长”的赞语。家乡汪迷乃至乡都有一个共识,高邮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也难出一个这样的文学大师。汪公让同辈人及后来者“高山仰止”。

初见汪老,是在南京。他是受高邮政府之邀,第一次返回阔别42年的家乡。在南京短暂逗留,然后乘专车回邮。当时,他的声名远不及后来,没有专车接送,没有专人安排食宿。其时,我被省文联借用,尽管没有接到县里关于接待的指示,我还是十分兴奋,主动揽事,缘于想见见汪老,并为其提供方便。

1981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带着《雨花》杂志社开具的住宿证明,陪汪老去白下饭店入住。一了解,普通房间客满,每天10元以上的房间还有。我不假思索地问:“这种房价好报吗?”汪老望望我,没有开口。我又问:“这是政府购买的老房子吗?”县里无人接“权”,那时,我在宁驻勤费每天有八毛,认为10元的房间是“高价”,才引起汪老的不悦。得知后很后悔,给汪老的第一印象就不好。这成了心里久久化不开的疙瘩。

汪老于当年10月1日返乡。在他住的“一招”,他谈笑间对我说:《雨花》发了你的一篇小说,不长。”我说:“原稿七八千字,登出来只有四千字。”他说:“伤筋动骨地大砍,编辑也可能有他的道理,你琢磨琢磨。”想到日后他给陆建华信中,对高邮文学创作的评价——“大体仍处于习作阶段”,可谓一语中的,让人信服。

再见汪老,是在扬州。我“领命”专程赴扬州请汪老作第二次回乡行,用的是政府刚买的绿色上海轿。身着米色风衣的汪曾祺一口应允:“哪有到了家门口不进家门的人。”于是,乘车返乡。刚走到扬州大桥西,开车的朱师傅要为新车办相关手续,请我们“稍候”,可却成了“久候”。我忐忑不安,让一位大作家“枯坐”车中,咋办?倒是汪老不紧,吞云吐雾中,谈及文游台的对联、匾额。我告诉他,主体楼上,西边是李一氓的“湖天一览”,东边拟用“嘉禾壮观”。他问道:“你是用‘嘉’还是用‘稼’?”我没法肯定。汪老说:“无论从实景还是词性上来看,应该用‘稼’。”这便有了五年后文游台上由汪老题写的匾额“稼禾尽观”。

汪老第二次回乡时间最短,不足20小时。1986年10月28日上午,连续举办了文史讲座,并在邮演出的德德玛等艺术家、棉纺厂工人、文艺界同题联欢、畅谈。他目光炯然,谈吐自如,早已定格为历史的影像,深深地叠印在乡亲、“乡党”的脑海中。

汪曾祺给我的一封信

□ 王树兴

1986年前后,我在一本文学期刊上读到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故乡的食物》。在“炒米和焦藕”篇里,有这么一段文字:“炒米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拜年时,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菜一小碟,最是□□□□之具”,觉得很有趣。那板桥是兴化人,我的家乡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们不易领会的。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做出了炒米糖,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买了,咯咯地嚼着。四川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得卖,那是泡着吃的,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里。我们那里也有炒米糖,不像我们一样,切成长方形的块一块一块,也有搓成圆球的,叫做“欢喜团”。那也是作坊里做的,但通常所说的炒米,是不加糖黏结的,是“散装”的;而且不是作坊里做出来,是自己家里炒的。

看到文章中有四个“□”,我以为汪老大有深意,就找了原文来看。我的大舅家住兴化竹巷里头,郑板桥的故居在他家门口,说起来我外公家应该也是郑板桥的街坊。我在兴化买到过一本《郑板桥文集》,记得里面就收有《板桥家书》。

读了原文,知道“□□□□”是“暖老温贫”四字。

我家乡文学青年的身份给汪老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概是请教他留“□”是不是有深意,也说我翻了《板桥家书》,知道这四个字的内容。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殷旭明



我观瞻过多幅汪曾祺老的照片。有扎着围裙下厨的,有伏案作画写字的,有与友人交谈的,还有那张为无数人点赞的“一对老鸳鸯”(与其夫人泛舟高邮湖)的照片,但一直存活在我脑海里的还是那幅身微俯、指夹烟卷、手托额头的照片。

不知道是哪位大师拍摄的,也不知道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抓拍的,拍得太生动传神了。照片上的汪老,神情清爽,淡定自如,指间袅袅升腾的烟雾,顶上稀疏银白的头发,额上数道深深的皱纹,透出十足的洒脱不拘与自足祥和。

1981年,我在高邮师范读书的时候,曾聆听汪老的讲座,那可是老前辈人阔别家乡数十年后的第一次回乡。那时我们对作家对文学全无知,更不知道台上的老人就是京剧《沙家浜》的创作者之一。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村上的文娱宣传队上演过《沙家浜》选段,村里有一点文化的年轻妇女大都能哼上“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其小观众的文艺表达,达到了大众的普及效果。我最早

今天,我们为什么怀念汪曾祺

□ 周荣池

岁月无痕而有情,转眼之间汪曾祺离开我们20年了——然而,时间越远越让他却似乎越年轻了,20年来汪曾祺的文字久经飘香,甚至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汪曾祺热”。作为汪老的学生,我为什么怀念汪曾祺?理由有三:

真诚的人性之美。汪曾祺曾经这样评价过自己的小说创作:“我写的是人,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汪曾祺作品中的美,更是汉语文学家的汪曾祺。汪曾祺不仅写出了某个特定地域人们的心灵,更用他的笔沟通了整个汉语读者的心灵,用恬淡优美的文字为我们营造了共同的美好。这正是汪曾祺文字的魅力所在。由此,他的文字能够超越时间的界限,从过去走向未来;能够打通地域的阻隔,从此岸走向彼岸。

《受戒》的结尾,这种文字之美就像是可触摸的现实场景,又似乎是每一个人曾有过的梦境:芦花吐出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湿漉漉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芦蓬,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蚱蜢,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蛙(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这样的场景是汪曾祺自己独有的里下河特色的故乡,可是读者心里又觉得这阴润潮湿的水边是自己的故乡,是每一个读者“我家就在岸上住”的老家。而这正是经典的汉语文字之美的本源与出路。

汪曾祺的书写无疑是具有自我的独特个性的,但是其更大的魅力在于他的文字能够打破时空的限制,让读者感觉到这样的文字可以是昨天的文字,可以是今天的文字,更可以是未来的文字;可以是乡情的文字,可以是异地的文字;是作家的也是大众的文字。所以,我们今天怀念汪曾祺,是因为从过去到现在汪曾祺的文字一直感动着我们,文字于人性的谈美、风俗美形式美是我们永恒的追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女士在谈及汪曾祺及其文字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汪老的文学创作道路、文学成就、文学史地位,很多专家都有各自的见解。我作为一个写作的入来看,汪老最突出的特点是她始终在追求文学的美为创作的目标。笼统地说,美,应该是有作家创作的品质,但是我总觉得在汪曾祺的笔下,美有不可多得的特质,它是健康的、快乐的、平和的、向上的,但同时又蕴含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感动,不动声色的幽默,这是汪曾祺小说总能够带给我们的感受。作为一位有着深厚中外文学素养的作家,汪曾祺总是以清醇的语言和耐人寻味的艺术情调,把充盈着浓郁的中国气质的艺术美感带给我们。”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殷旭明

永远的汪老

——纪念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读的汪老作品是《受戒》和《大淖记事》,感觉与自己中学读过的文章不同,何以不同,不知所以。

此后一直在乡下的中学教书,很少获得汪老的消息,更没有机会与汪老有过哪怕一分钟的零距离接触。2013年,因工作需要,到河北考察鸡鸣山驿建设。组织者行前说,此番还将到汪老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看看,我很高兴。后未果,有点失望。

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对汪老的认识。我通过拜读汪老的作品,走进汪老的精神世界;我通过别人的文章和讲述,了解汪老的别样人生。

我心目中的汪老是洒脱的,作为普通人的汪老也是洒脱的,作为作家的汪老是洒脱的,作为名人的汪老同样是洒脱的。

汪老的人为是洒脱的。正因他的洒脱,在家里“没大没小”“多年父子成弟兄”,营造了亲情浓浓的家庭环境,甚至在他露出得意的“尾巴”时,小辈们会浇上一盆冷水。正因为他的洒脱,在下放到河北农科所劳动后,苦中作乐,边画马铃薯圈边享受烤马铃薯的美食。能将苦难转化为快意人生者非洒脱不能为。正因为他的洒脱,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老若少少的朋友。正因为他的洒脱,人们对他有了新的认识,激起更深的尊重。据说某一次回家乡,一家饭店请其题写店名,要求写“某某大饭店”,汪老略一思考,说:“你这家饭店哪能是什么大饭店。”“大”字终究没写上。此事是否属实,没有考证,但发生在汪老身上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他于人事,自有认识,自有理解,不会囿于外界的长长短短。

汪老的为文是洒脱的。他从没给自己的作品贴上一切“主义”“流派”的标签,也不刻意模仿某一位某几位中外大作家的套路创作。他深受恩师沈从文的影响,但绝不在老师后面亦步亦趋(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几从不从事文学创作),他按照他认识的世界反映世界,他按照他理解的生活讲述生活,他按照他掌握的小说创作小说。诚如他自己所说:我

《大淖记事》中,普通人的生活是那么细致:“媒闺女时都要陪送一套锡器,最少也要有两个能容四升开的大锡罐,摆在后门上,否则就不成其为嫁妆。出阁的闺女生了孩子,娘家要送两大罐糯米粥(另外还要有两只老母鸡,一百鸡蛋),装粥的就是用娘顶上的这两个锡罐。”这样的细致放慢了生活的速度,温润了人们的心灵。

《钓鱼的医生》中,这种缓慢中包含高雅情趣:“这个医生几乎每天钓鱼。”“你大概没有见过这种钓鱼的。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着,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炭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装着调料俱全,还有一瓶酒。”“钓上来一条,刮刮洗净了,就手就放到锅里。不大一会儿,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用钩再钓。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味美无比,叫做‘起水鲜’。到听见鱼人在门口喊:‘鱼——!’知道有人来看病了,就把火盆上,把鱼竿插在岸边泥里,起身往家里走。不一会儿,就有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鱼竿上了。”这正是粗鱼竿、一个炭炉、一只蜻蜓……让读者放慢了脚步、放空了心灵,恍惚这样风俗画一般的生活才是梦寐以求的桃花源。

经典的汉语之美。我今天还在怀念的汪曾祺,不仅是苏北水乡小城高邮的汪曾祺,不仅是昆明茶馆里的汪曾祺,也不仅是“京味作家”汪曾祺,更是汉语文学家的汪曾祺。汪曾祺不仅写出了某个特定地域人们的心灵,更用他的笔沟通了整个汉语读者的心灵,用恬淡优美的文字为我们营造了共同的美好。这正是汪曾祺文字的魅力所在。由此,他的文字能够超越时间的界限,从过去走向未来;能够打通地域的阻隔,从此岸走向彼岸。

《受戒》的结尾,这种文字之美就像是可触摸的现实场景,又似乎是每一个人曾有过的梦境:芦花吐出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湿漉漉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芦蓬,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蚱蜢,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蛙(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这样的场景是汪曾祺自己独有的里下河特色的故乡,可是读者心里又觉得这阴润潮湿的水边是自己的故乡,是每一个读者“我家就在岸上住”的老家。而这正是经典的汉语文字之美的本源与出路。

汪曾祺的书写无疑是具有自我的独特个性的,但是其更大的魅力在于他的文字能够打破时空的限制,让读者感觉到这样的文字可以是昨天的文字,可以是今天的文字,更可以是未来的文字;可以是乡情的文字,可以是异地的文字;是作家的也是大众的文字。所以,我们今天怀念汪曾祺,是因为从过去到现在汪曾祺的文字一直感动着我们,文字于人性的谈美、风俗美形式美是我们永恒的追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女士在谈及汪曾祺及其文字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汪老的文学创作道路、文学成就、文学史地位,很多专家都有各自的见解。我作为一个写作的入来看,汪老最突出的特点是她始终在追求文学的美为创作的目标。笼统地说,美,应该是有作家创作的品质,但是我总觉得在汪曾祺的笔下,美有不可多得的特质,它是健康的、快乐的、平和的、向上的,但同时又蕴含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感动,不动声色的幽默,这是汪曾祺小说总能够带给我们的感受。作为一位有着深厚中外文学素养的作家,汪曾祺总是以清醇的语言和耐人寻味的艺术情调,把充盈着浓郁的中国气质的艺术美感带给我们。”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殷旭明

汪曾祺先生去世已二十周年,而其作品的生命力历久弥新,几乎每年都有各种作品集不断出版重印,尤其去年,书商就像约好的,争先恐后地出版汪曾祺作品集。《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曾作统计,去年全国出版的汪曾祺文集和研究专著就多达五十种以上。

我很欣赏江西人民出版社编的汪曾祺散文选集《生活,是很好玩的》。

汪曾祺是非常有趣的作家,有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尤擅捕捉细节,平常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一茶一饭,一人一事,因而变得生动有趣。“生活,是很好玩的”是他生前的一句口头禅,道出了他的入生态度。写阅汪曾祺的作品,极难见到他表现出愤懑的情绪。譬如《跑警报》,讲的是汪曾祺当年的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情景,像陈小手身后挨一枪的情节在汪老小说里是罕见的。有人据此遗憾地表示:汪先生的人设难以改编成电影电视。他以洒脱不拘的为文风格,耕耘出一片新的文学田地,给近乎窒息的文坛空间吹进清新的空气,赢得众多读者的拜见,直到他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他的各种集子仍在不停地出版,这是许多现代当代作家难以比高的。著名评论家王干先生称汪老为“被遗忘的大师”是恰如其分的。

名人汪老也是洒脱的。文革

结束后不久,汪老即推出若干篇“小桥流水”般的小说,在文坛上形成了轰动效应,成为知名度极高的作家。但是汪老不摆谱、不矫情,一如常人生活在自己快乐的世界里。他回家省亲,仍依礼给继母行跪拜之礼。老乡朋友上门,他依然扎起围裙下厨。即使是自家房产没有落实政策,他也没有端起名人架势与政府理论,仅仅写了封寓理于情的书信。有人为此愤愤不平,然而,汪老没有喜怒于予,平和如初,一如既往地推介高邮,提携后学。那首由汪老作词的《我的家乡在高邮》,一直在高邮大地传唱。

于一个人来说,洒脱是什么?汪老以他的为人告诉我们:洒脱是守得住,拿得起,放得下,不为艰难所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世俗所左右,活出自己的快乐,活出自己的精彩,活出自己的味道。洒脱是一种风调,一种胸襟,是底气骨气,也不乏一点傲气。我从不曾通过阅读汪老的作品而成为名人名作家,倒是想通过反复拜读其经典作品,获得一点洒脱的智慧,继续自己的五味人生,仅此一点就足够了。我知道:写作不是所有人的营生,更不是人生的全部,业余作者尤然。

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

我想念家乡的雪。

即使不是高邮人,读了也会意恒轩轩,黯然思乡。汪曾祺长期生活在异乡,直到一九八一年享誉文坛后,方才“衣锦还乡”。四十二年的漂泊,四十二年的积淀,终于泉涌似的创作了许多有关高邮风土人情的作品。此后,他又回乡两次。故乡的入事,尤其少年生活记忆又被激活,他将故乡人、故乡水看作一种道德操守,人性品格与世俗世界对立起来,在世俗世界的功利

乐观主义的苹果

——关于汪曾祺的文学记忆

□ 果然

“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大概只有四个人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是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很遗憾,夏志清的这个论断有些武断了。沈从文之后有他——汪曾祺。

十数年前,有两个少女彼此很好好,看同样的报纸和刊物,有相似的审美口味和兴趣,她们课余笑闹的时候经常互相蹂躏,揪着对方的衣角或者弄乱彼此的短发,叫着:“羞猫!羞猫!”那是表达她们少女时期最稳固友情的密语。其中一个少女现在已是一个五岁女孩的母亲,另一个是我。“羞猫”,则来自当年的《文月月刊》高中版的佳文赏析类的栏目,汪曾祺的短篇小《羞猫》。

再往前数年,一个小五岁级的女孩,偶然读到了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茶啊茶的溪水、翠翠的故事直接流进血液里。那样不可思议的具有长远指向的感情,还不能被一个小学生给予精准分析。那个小学生是我。使一个人折服的最初阅读,直接导致了对于这一类文字的阅读,那就是“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要读他创作的所有文字,要吻遍他们所有的思想。

等到真的遍读了他们所有的文字之后,再次看到沈从文晚年照片上孜孜给别人讲解丝绸的样子——她比所有人都瘦,白头发太多,笑容拘谨谦恭,我的泪水突然不可自瘦,那个瞬间蕴含深沉痛苦的美好、天真情怀,那种对于各种优美事物和盘托出的赤诚热爱,直到他去也——一丝一毫没有损耗过。再看汪曾祺的老照片,老头儿的眼眶锐利幽邃,甚至可以说那是一种一眼戳穿脊梁骨的凝视,里面透出一股难以说尽的沧桑色,还有寂寞,骨子里的。即使有的是会心一笑的眸子,那寂寞也还是“冷光乍出”。

沈从文和汪曾祺,两个文学史上的人物,在两个不可预设的时间点,走入我的生命里。而他们竟然是师生关系。一切的解释来自两个字:机缘。“羞猫”篇越来越远了,“羞猫”却作年代上演。《翠猫》篇幅甚短小,写于青年时期,远不如《受戒》《大淖记事》那么为人熟知,却被汪曾祺本人选入《自选集》里,虽然作者自选自选是“老太太择菜”,但它有独特的价值。汪曾祺先生去世已二十周年,而其作品的生命力历久弥新,几乎每年都有各种作品集不断出版重印,尤其去年,书商就像约好的,争先恐后地出版汪曾祺作品集。《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曾作统计,去年全国出版的汪曾祺文集和研究专著就多达五十种以上。我很欣赏江西人民出版社编的汪曾祺散文选集《生活,是很好玩的》。汪曾祺是非常有趣的作家,有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尤擅捕捉细节,平常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一茶一饭,一人一事,因而变得生动有趣。“生活,是很好玩的”是他生前的一句口头禅,道出了他的入生态度。写阅汪曾祺的作品,极难见到他表现出愤懑的情绪。譬如《跑警报》,讲的是汪曾祺当年的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情景,像陈小手身后挨一枪的情节在汪老小说里是罕见的。有人据此遗憾地表示:汪先生的人设难以改编成电影电视。他以洒脱不拘的为文风格,耕耘出一片新的文学田地,给近乎窒息的文坛空间吹进清新的空气,赢得众多读者的拜见,直到他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他的各种集子仍在不停地出版,这是许多现代当代作家难以比高的。著名评论家王干先生称汪老为“被遗忘的大师”是恰如其分的。名人汪老也是洒脱的。文革结束后不久,汪老即推出若干篇“小桥流水”般的小说,在文坛上形成了轰动效应,成为知名度极高的作家。但是汪老不摆谱、不矫情,一如常人生活在自己快乐的世界里。他回家省亲,仍依礼给继母行跪拜之礼。老乡朋友上门,他依然扎起围裙下厨。即使是自家房产没有落实政策,他也没有端起名人架势与政府理论,仅仅写了封寓理于情的书信。有人为此愤愤不平,然而,汪老没有喜怒于予,平和如初,一如既往地推介高邮,提携后学。那首由汪老作词的《我的家乡在高邮》,一直在高邮大地传唱。于一个人来说,洒脱是什么?汪老以他的为人告诉我们:洒脱是守得住,拿得起,放得下,不为艰难所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世俗所左右,活出自己的快乐,活出自己的精彩,活出自己的味道。洒脱是一种风调,一种胸襟,是底气骨气,也不乏一点傲气。我从不曾通过阅读汪老的作品而成为名人名作家,倒是想通过反复拜读其经典作品,获得一点洒脱的智慧,继续自己的五味人生,仅此一点就足够了。我知道:写作不是所有人的营生,更不是人生的全部,业余作者尤然。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我想念家乡的雪。即使不是高邮人,读了也会意恒轩轩,黯然思乡。汪曾祺长期生活在异乡,直到一九八一年享誉文坛后,方才“衣锦还乡”。四十二年的漂泊,四十二年的积淀,终于泉涌似的创作了许多有关高邮风土人情的作品。此后,他又回乡两次。故乡的入事,尤其少年生活记忆又被激活,他将故乡人、故乡水看作一种道德操守,人性品格与世俗世界对立起来,在世俗世界的功利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殷旭明

和伪诈的喧嚣中,昭示着摆脱人生之累,得到人性升华的淡泊和率真。譬如《我的家乡》,那船夫撑篙的手,那黄昏湖畔女人唤儿归,无疑是天籁。这种清音并非如真正的音乐而美妙可爱,但对追求情归自然山水、渴望返璞归真的人来说,这种清音却是与丝竹之声构成

了截然不同的审美感受,它体现着自然的本真,代表着朴素的纯洁,显示着不雕琢的可爱,寓含着无矫饰的真情。再如《吴大和尚和七季半》,从吃晚饭吃烧饼说起,提到做烧饼的七季半,旋即提到四十多年前的吴大和尚,接着又详细介绍“跳面”和两种烧饼做法,然后又说起吴家的格局、家庭状况和吴大和尚的隐私——老婆因为“偷人”老在半夜里挨打,可是这个女人很犟,不哭,不喊,一声不吭。终于有一天,吴大和尚那年轻的老婆不见了,溜之大吉。最后,他又返回来写了七季半。乍读这给人的感觉是他行文毫无杂质,冬瓜瓜返回西瓜田,把吴大和尚和七季半放在一起似乎也无多少道理可言,如同侃大山拉家常,信马由缰。写“跳面”和烧饼似乎用了过多的笔墨,更是详而无当、不拘常格,令人一时难以一个“趣”字为线索,描写了金岳霖有趣的外表、有趣的穿着、有趣的学问、有趣的讲理、有趣的人世的方式、有趣的爱人的方式等等展现一个哲学家的全貌。一代才女林徽因英年早逝,自然令人扼腕痛惜。林徽因谢世多年后,金岳霖有一天突然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聚餐,开席前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真是意在言外、情含饭中。又如《花》,这是一组耐人寻味的精短散文。他借花儿讲世事变迁,谈人世沧桑;《杜鹃花》并不写花,而是借杜鹃花写同济大学的学学生董林南和徐守廉,是怀人之作;《绣球》是怀念他的小姑娘;《木香花》是怀念他的朋友朱德熙。花开花落无不拨动他的情丝。他惜花时的情殇本身,即是对生命情殇的感叹,最终往往都归于自适、旷达和乐观。

汪曾祺在家乡高邮度过童年,上过小学、初中,然后到江阴读高中,十九岁考入西南联大,在昆明生活七年,继而辗转各地,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定居北京。他一生备受挫折,但他不像丁玲那样“逆来顺受”,而是“随遇而安”,曾经辗转全国各地……但他只是那些地方的匆匆过客,虽然那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入他的世界,毕竟只是过眼烟云,而家乡高邮的风土人情不影响他的为人,也影响了他文风。在昆明“带着雨珠的睡莲花使我的心柔软,不是怀人,不是思乡”(《昆明的雨》);在新疆斑鸠触动了他的乡愁,“我小时常常在雨或晴时的天气里,谛听春斑鸠,心里又快乐又忧愁,凄凄凉凉,凄凉得那么甜美”(《天山行色》);而《咸菜茨菇汤》回忆儿时于冬季下雪天喝咸菜茨菇汤的感受,结尾写道:

我很难喝一碗咸菜茨菇汤。我想念家乡的雪。即使不是高邮人,读了也会意恒轩轩,黯然思乡。汪曾祺长期生活在异乡,直到一九八一年享誉文坛后,方才“衣锦还乡”。四十二年的漂泊,四十二年的积淀,终于泉涌似的创作了许多有关高邮风土人情的作品。此后,他又回乡两次。故乡的入事,尤其少年生活记忆又被激活,他将故乡人、故乡水看作一种道德操守,人性品格与世俗世界对立起来,在世俗世界的功利

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

我想念家乡的雪。

即使不是高邮人,读了也会意恒轩轩,黯然思乡。汪曾祺长期生活在异乡,直到一九八一年享誉文坛后,方才“衣锦还乡”。四十二年的漂泊,四十二年的积淀,终于泉涌似的创作了许多有关高邮风土人情的作品。此后,他又回乡两次。故乡的入事,尤其少年生活记忆又被激活,他将故乡人、故乡水看作一种道德操守,人性品格与世俗世界对立起来,在世俗世界的功利

汪曾祺老先生,您离开我们已20年了。20年里,您对家乡还是那样的热爱与眷恋,家乡对您还是那样的感激和怀念。汪老,我要给您送上元宵、鸡蛋、螺蛳、虎头鲨,荠菜、萝卜头、马兰头、香烟、酒、盐水鹅……,再捧上一杯龙井茶。

1997年5月11日医院。汪老食道出血,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12日、13日,又两次出血。14日得到控制,精神有些好转。汪老要看书,并让女儿写取药单配眼镜。16日上午,汪老想喝口茶水,便对小儿女儿说:“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谁也没想到,就在女儿回家倒茶的时候,汪老静静地走了。汪老累了,他不需要什么了,只要一杯龙井茶。汪老给世界、给高邮留下太多的精神财富,临走只留下一杯龙井茶。“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这是汪老留给世界最终的祝福、最后的声音(见:苏北亿读汪曾祺第21页)。

汪老是从小高邮水乡走出去的,一辈子总是惦记着故乡,烟酒茶,伴随着汪老的一生。在汪老作品中,我们总能触摸到水的自然与柔柔,总能体验到茶的清香与温馨。汪老在《寻常茶话》中回忆:“他不必再去‘捧一捧’,好比他自己比喻的‘苹果’,既不能把它压小一点,也不能把它压得大一点。汪曾祺自己说自己的一部分工作是忧伤,一部分有一种内在的欢乐,一部分是一种有苦味的嘲谑,但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那么《羞猫》里,一定杂糅种情,更多的是苦味。三个孩子把猫撵死取乐是一样,其中一个孩子的造反派父亲不搭理痒,像猫一样从六楼跳下,此为反高潮。父亲一双鄙视的大眼睛,会不会浸出泪水?孩子们最后放了另外的猫,给我们些许的安慰。

我的少女时代好花,重逢时还会不会和我笑闹“羞猫!羞猫!”?对她的孩子,她肯定不会再有这样的身段。我也嫁作高邮妇,成为汪曾祺旧日的邻居,再次感叹机缘巧合的奇妙。当然,世间还真有经常发生的羞猫事件,不是天真儿童,而是成人。受刑的耶稣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汪氏那枚乐观主义的苹果,不是时时有人,也不是人人有。我们郑重怀念一个人,是因为他的不可多得和不可复制。这种怀念里,投入了我们对于当下种种的审慎对比之后的缺憾。我们的需要是因为缺乏。我们呼唤翠翠来洁淨灵魂,也需要《羞猫》的深刻洞察和悲悯来揭示尘网。

喝不尽的后来者,压不断的写,抒不尽的情,写不完的文。我端上热气腾腾的茶杯,敬敬天,叩叩地:汪老,请喝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茶……

□ 周游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